



冤家路窄

人生总结：文能拍马溜须，武能看家护院。
爷，您喜欢猫猫还是狗狗？
啥？喜欢老贼？好的！咬——

夜礼服蒙面 著

随书附赠

超厚96P精美
超Q宋笔记本

总裁追妻有三招：
能打，能抗，能摔跤。

飞言情工作室
最新畅销《冤家路窄》
全新修订版

新增{一万字独家番外}

手贱，不爱动口只动手！
他：君子动口不动手；她：贱，不爱动口只动手！
当性力女汉子遇到腹黑毒舌男，
上演最爆笑“追爱”操作指南。



我家路平

夜礼服蒙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冤家路窄 / 夜礼服蒙面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76-2

I. ①冤… II. ①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7057 号

书 名	冤家路窄
作 者	夜礼服蒙面
选题策划	飞言情工作室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孔新婵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周 丽
内页设计	刘 圆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54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76-2
定 价	2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女汉子，你的钱包掉了 001

我叫方楠，性别女，属性男。

第二章 弱智是会传染的 019

“老板，要不要吃橘子？”他皱起眉，冷酷地摇头：“弱智会传染。”

第三章 美男遇野兽 038

大家望向我的眼神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这就是被林总看中的人？啧啧，真是美男与野兽啊……

第四章 这是我未来的老婆大人 054

我在心里暗恨自己的不争气，竟然这么容易就被他的美人计给迷惑了，意志如此不坚定，还怎么当特务啊？

第五章 鸳鸯林遇“野鸳鸯” 068

我竟然跟一个男人一起看如此激烈的戏码，确实有点——太刺激了！

第六章 我会努力做到不歧视你的！ 084

我知道，你这么个没啥优点的人，遇到我这样光芒四射的人，心里肯定会很有压力。但是你放心，我会努力做到不歧视你的！

第七章 有其主必有其狗 102

放心，就你这样的，哪怕光着身子追着我跑三条街，我若是回一下头，就不是男人！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第八章 方楠，你要对我负责

119

既然你坚持要对我负责，那我也没什么很大的意见。虽然这事怎么都是我吃亏，但我这人就是这么实在，总爱吃亏！

第九章 我大凶，我快乐

137

我一挺胸脯道：“大凶怎么了？我大凶，我快乐！”林然在我的胸前打量了半晌：“嗯，我倒还真希望你是‘大凶’……”

第十章 我是流氓？那你就是女流氓！

154

俗话说，物以类聚，我是流氓，那你就是女流氓。哦，不对，按照人与动物的区别，准确地说，你应该是母流氓！

第十一章 你的地盘照样我是地主！

171

“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地盘我做主！”他眯起眼睛冷哼了一声：“你的地盘又怎样？你的地盘照样我是地主！”

第十二章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192

事实证明，“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句话果然是对的。在我彻底将自己的脸皮当成狗屎之后，我终于赢了。

第十三章 你，愿意嫁给我吗？

213

林然拉着我的手，我们大笑着跑过拐角，穿过门廊，奔向那灿烂至极的阳光……

番外一 林宝宝成长记

234

番外二 林然——我知道的事

238

番外三 论星座的那些事

244

后记

249

Contents





第一章 女汉子，你的钱包掉了

大四的寒假，当周围所有人都在忙着找实习公司、找安身立命之所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报了一个空手道的培训班，打算利用假期学习一下防身之术。

我之所以会起这样一个念头，是因为有一天和安好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悬在我们头顶上那台摇摇欲坠的电视机里播报了一则新闻：一个应届毕业女大学生在实习工作中被同事奸杀后杀。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里那对被打了马赛克的父母趴在女儿的尸体上哭得痛不欲生的样子，差点把筷子戳到鼻孔里去。

上学时，我一直认为每天中午为了三两米“浴血奋战”是天底下最大、最痛苦的事。后来，为了找实习单位、为了工作而到处奔波，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给我一个工作，别说“浴血奋战”，就是“浴粪血战”我也眼一闭牙一咬，去了！而如今，我吃着刚“浴血奋战”得来的盘中餐，看着电视上的新闻，又恍然大悟了：不管是“浴血奋战”还是“浴粪血战”，我总得先保住自己的小命才能“战”啊！

于是，我将筷子往桌上一撂，一字一句地道：“我要报空手道学习班！”

正在细嚼慢咽，夹菜好像拈花一样的安好被我吓了一跳，翻了一个白眼问：“为什么呀？”

“我想清楚了，我们现在还处在象牙塔里，可等我们一踏入社会，就等于入了虎穴。我一个弱女子，若是没有防身之技，实在是太危险了！”

安好明显被我的话噎了一下，先是瞪着我的脸，在长达十几秒钟的沉默后深吸一口气，问：“你自认为长相性感妖艳吗？”





我摇头。

“那清纯甜美吗？”

我摇头。

“那可爱娇俏吗？”

我摇头。

“那气质高雅吗？”

我摇头。

她抬起纤纤素手在自己肤如凝脂的脸颊上一扫，媚眼一眨：“那你可有我十分之一的风情？”

我还是摇头。

她“啪”的一下拍桌子：“那不就成了！你既不性感又不清纯，更不可爱，还没有气质。你连我十分之一的姿色都没有，哪个男人瞎了眼会看上你啊？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刺激吗？！”

我沮丧地低下头：“可是……可是我好歹也是一个女的，总会有饥不择食的人吧？”

她杏眼一挑，在我身上上上下下地打量一圈：“方男人，你确定你是一个女的吗？”

她这句话顿时就让我泪流满面了。

小时候，爷爷奶奶为了让我有一个好身体，硬是将我送去武术学校学习了一年。我进去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出来就变成了一个小伙子。

我们街道里那一群飞扬跋扈的混混见了我，总会陪着笑，客气地叫我“大哥”。班里的男生见了女生都是一副“衣冠禽兽”的样子，见了我就成“纯禽兽”了，满嘴黄色笑话，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本性。

有一次，在班里两个男生又跟我勾肩搭背地吹牛皮的时候，其中一个男生说要去方便一下，于是他们就很自然地搭着我的肩往男厕所的方向走去。我在门口停住，他们见状，疑惑地问：“走啊！怎么停下来了？”

我淡定地回答：“我是女的，在门口等你们。”

他们一拍脑门，恍然大悟地说：“哎哟喂！兄弟！你要不说你是一个女的，我们还真忘了有这么一回事！”

街道里一些老街坊见到王二麻子家瘦得跟麻秆一样的小蓝就说：“哎哟喂！小蓝越长越苗条了啊，真像国际名模！”见到包子店家长相类似于小康圆馒头的小红就说：“哎哟喂！小红越长越可爱了呀，都快赶上樱桃小丸子了！”可是见到我，他们总会先皱着眉头深思一番，而后眯起眼，咧开嘴巴一拍手道：“哎哟喂！方楠越长越结实了啊，真健康，以后可以去做健美教练了！”

就是在这样的重重打击之下，我坚强地长到了二十二岁。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忘记自己的性别了。如今，当我终于想起自己还是一个女人的时候，安公主又给了我重重的一击：“我说方男人啊，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你的人身安全。若有男人碰到你，他们需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还差不多！”

问：色狼与方男人狭路相逢，何解？

答：方男人完胜，色狼护胸而退也。

“不过啦，你去学学也好。”安公主的话锋一转，“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了嘛！”

就这样，我和安好寒假都没有回家，我报了一个空手道学习班，而安公主则到了一家公司做实习生。我们搬出了宿舍，在离她上班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旧房子。每天，我先送她去上班，然后再去学习班，下课后再接她下班。

说起我跟安好的交情，那坚硬的程度绝对堪比长城。

安好从小就是一个长得水灵灵、娇滴滴的美人，周围喜欢她的男生数不胜数。小学五年级的某一天，她被垂涎于她美色的小混混堵在小胡同里调戏，而我恰巧路过，于是就三下五除二地将那混混解决掉了。

哭得梨花带雨的安公主一下扑到我的怀里，抬起娇艳的小脸，楚楚动人地说：“壮士，谢谢你！奈何我早已心中有人，不能以身相许，不过





你也不要太伤心，我知道你对我一片痴情就好了！你放心，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以后我允许你一个月来我们班里看望我一次，但是要记得给我带好吃的啊！我喜欢吃德芙巧克力、可以吸的果冻、香草味的可爱多……”

“等等！”我头大地止住不断从她的樱桃小嘴里蹦出来的话，一脸严肃地道，“我是女的！”

她愣了愣，而后立马跳出我的怀抱，双手护胸地说：“不是吧？！我……我很纯洁、很单纯的，顶多只能接受男生的爱慕。至于女生的爱慕，我暂时还无法接受！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你也不要太伤心。虽然我知道我的魅力太大，你实在无法阻挡，可我是真的……”

“停……”我头一次为自己的见义勇为之举深深地悔恨，“我就是个路过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她疑惑地指了指自己嫩白的脸蛋：“你不认识我？”

我点头。

“你不爱慕我？”

我再次点头。

一阵沉默后，她胸前剧烈地上下起伏着，而后深吸一口气，抬起纤维素手将脸颊上的泪珠子一抹：“你早说嘛，害得我浪费这么多表情、这么多台词。你知不知道背一遍台词很累人的，挤眼泪也是很辛苦的哦？！”

我沉默了，心想：果然，不喘气说话确实是很累的。

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安好“狼狈为奸”的好朋友了。

一般情况下，安好很享受那些送上门来给她免费使唤的男生的殷勤，可是也会有那么几个失去控制、感情爆发的阶段，于是就需要我替她将这些由“绿叶”变身为“牛粪”的人解决掉，甚至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假扮她的男友，以应付那些格外难缠的人，比如说现在。

我和安好离开她公司没走多远，就有一个长得像瘦身版潘长江的哥们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挡在我们的身前，深情款款地凝视着安好：“安好，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自从你来到我们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

了你！你要是一时无法接受我的感情，我们可以先交往着试试，然后等我们双方都觉得很不错了再考虑进一步深入了解，等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再考虑谈婚论嫁……”

“停！”安好皱着眉止住了他的深情告白，“不好意思王哥，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说着，她将挽着我胳膊的手一紧。

那王哥用他的绿豆小眼在我的身上一扫：“安好，你不用骗我了，这男人是你哥哥吧。我知道，你一人在外可能没有什么安全感……”

“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情投意合，情比金坚。他一直对我不离不弃，为我遮风挡雨，我们现在都住到一起了！我若是骗你一句，那我就不得好死！”

我沉默着低头想了想，貌似安好前面说的那几句还真不能说是假的。

那王哥如受重创一般地捂着胸口，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后突然大喊一声，朝我冲过来：“我跟你拼了！”

安好立刻松手，跳离我三米远，躲得比兔子还快。

面对向我冲过来的王哥，我轻轻松松地捏住他那麻花一样细的小胳膊，一使劲，他就跟杀猪一样“嗷嗷”地叫唤起来。

这时，站得老远的安好性感地撩了一下头发，得意地一扬眉毛：“王哥，我男朋友可是学空手道的，所以我劝你还是放弃吧，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在我一甩手将那王哥扔出去之后，安好便踩着细高跟一步三扭地走过来，挽着我的手，和我一起挺胸抬头潇洒地离去。

我们刚走了没多远，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喂，等等！”

待我身后急促的脚步声停下之后，一只手就搭上了我的肩膀。

哎哟呵，想不到这王哥虽然长得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儿，但还挺有志向，都试过我的实力了，还敢再来找死，让我顿时对他刮目看起来。

那一瞬间，我想起今天实战课上学到的新招数，心想：这真是一个实地演练的绝好机会啊！于是，我二话不说，直接反手抓住他的胳膊，身





体微蹲，扭身一使劲，就把他给摔了一个屁股开花。

安好捂着嘴巴，在一旁兴奋地尖叫：“哇哦，方男人，你好帅哦！”

我潇洒地一拍手，得意扬扬地说：“小意思！”

可是当地上的那人挣扎着站起身来的时候，我们俩都僵住了。

他不是那个王哥。

首先，那王哥的身高也就一米六，而他却至少有一米八；其次，那王哥瘦弱得好像重病患者一样，而他一看就长得很结实；最后，他转身的那一瞬间——

“帅哥！”我和安好同时呢喃出声。

被我当众扔在地上的帅哥脸上两条浓黑的眉毛快皱成了一个“川”字，用那双电力十足的桃花眼死死地瞪了我几秒钟后才伸出手来，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你！的！钱！包！”

我低头看去，只见我的生命、我的宝贝、我的爱人——钱包正安静地躺在他的手里，估计是我之前收拾王哥的时候掉在地上的。

我双眼含着激动的泪花，一脸感激地说道：“谢谢恩人！”

我一把捏住我的钱包，没拽出来，使使劲，还是没拽动，再使劲，拽出了一点。于是，我使出吃奶的劲一拽——

一阵“叭叭叭”的声音响起，我往后连着退了三四步，最后还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抬头去看“恩人”，只见他桃花眼一眯，嘴角勾起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得意扬扬地转身离去了。

寒风中，那高大挺拔的背影仿佛还有点一瘸一拐……

当我端着一大碗带着糊味的粥，正以45度角仰望窗外纵横交错的电线的时候，安好跑过来一脸兴奋地朝我招手：“方男人，你快过来！快过来！今天我在我们公司里下了几部好片子，快过来我们一起看啊！”

我忧伤地摇了摇头。

她疑惑地看了看我，继续诱惑我道：“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一个男

人长得超级好看，身材超级好……”

我又深沉地摇摇头。

她顿了顿，犹豫道：“要不……今天不看男女了，换男男看？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一个极品小受的……”

我再迷茫地摇了摇头。

她终于忍不住了，黑着脸过来，一巴掌拍在我的脑袋上，差点把我拍到了那还一口没吃的粥里：“方男人！你最近有病吧？！都奔三的人了，还给我装什么忧郁、装什么非主流啊？！”

自从那天我当众将一个大帅哥扔在地上之后，我就开始伤心、开始忧郁了，连平常最喜欢的“周记小笼包”也再不能勾引起我的欲望，连诱惑巨大的影片也统统失去了魔力。我倚在锈迹斑斑、看上去似要马上散架的阳台栏杆上，听着楼下大妈们讨论每日的菜价，看夕阳西下，叹红颜老去。安好每当想要跟我说话时，一看见我那犹如深宫后妃般幽怨的眼神，就打一个哆嗦，自动退开了。

我活了二十多年，纵使身为女人，却一直被周围的人当成男的。男生跟我毫无男女之别地勾肩搭背，女生因为我长得毫无威胁而对我格外亲热。可是说实话，在看到别的女生跟男朋友亲亲热热、撒娇发嗲的时候，我还是会羡慕的，尤其是我的身边还有安好这样一个大美女，她的存在对于男人来说简直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只要她一撇嘴或者一跺脚，他们就恨不得为她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可是，从来都没有一个男的愿意用看安好那样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我。想想也是，安好倚在男生怀里，那是小鸟依人；若是换成我，那就成了鸵鸟依人。可是有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有这么一个人，待我像正常女生一样，也能把我珍惜、呵护。

奈何我的形象太彪悍，都说女生是水做的，男生是泥做的，而我则两者兼备——水泥做的，所以，至今为止，我的那个愿望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奢望，盘踞在我心中的最底层。





可是，那天的“艳遇”又勾起了我纯洁美好的对恋爱的憧憬。我开始幻想遇见我的 Mr. Right 的那一天，我蓄起了飘飘的长发，将每天被风吹日晒的脸养得白嫩、水灵，穿着洁白的连衣裙，撑一把油纸伞，捧一本唐诗宋词，在下着蒙蒙细雨的小巷里，带着丁香一般迷蒙的哀伤，一转身就与他隔着人海遥遥相望。

可是，当我把我的幻想告诉安好的时候，她使劲地将杏眼瞪圆了，然后绕着我转三圈，最后皱着眉，语气严肃地说：“我觉得你还是留着小寸头，穿着黑色T恤和破牛仔裤，一个过肩摔将对方扔在地上比较可信……”

我认真地思考了良久，问：“你的意思是说，那天被我扔在地上的那个大帅哥就是我的命中注定吗？”

她被我的话噎了一下，而后眼神忧郁地望着我，缓缓地道：“方男人，你觉得面子之于男人是什么？那就是生命，就是一切啊！你说，你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把他给扔在了地上，他还能有面子吗？”

我又认真地思索了良久，最终仰天长叹：“不能！”

安好宽慰地拍了拍我的肩：“方男人，你也别太难过了啊，三条腿的男人不好找，可是两条腿的男人满大街都是。所以，你一定能找到你的白马王子！”

我看着她亮晶晶的大眼睛，问：“男人不都是三条腿的吗？”

她轻拍着我肩膀的手一顿，而后又接着拍下去：“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要记得，我们还是纯洁的少女，我们还是萝莉，我们还纯真地以45度角仰望着天空，看飞鸟的痕迹，所以男人还是两条腿的……”

我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哦……”

于是，我释然了，淡定了，从此不再忧郁了，因为我相信了安公主的话：总有一天，属于我的那个白马王子会踏着五彩祥云，奔放地向我投怀送抱而来！于是，我又恢复了吃好喝好、每天护送安好上下班的日子。

用一句文艺的话说：日子像掌心里的水，纵使你努力想握紧青春的

尾巴，它还是一天天地过去了。

用一句猥琐的话说：生活就好像上大号，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是便秘了，一蹲坑才发现不是。

就这样，我每天都在无所事事中惶惶而过，时间终于到了我空手道学习班的最后一天。下课的时候，老师握着我的手，用满怀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方楠啊，你以后要是想在空手道这方面发展的话，一定要来找我！若是带你的话，我可以给你打八折的！”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不再上学习班了，顿时觉得人生好像失去了方向。这天，安好要跟她们公司的一个帅哥约会，于是剩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吃了饭后郁闷地回了家。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安好才带着一脸春风得意的笑容归来。

一进门，她就将一个纸袋朝我砸过来。

我问：“什么呀？”

她哼着小曲，瞥我一眼：“各大公司的招聘材料。”

我再问：“干吗啊？”

她瞪了我一眼：“当然是给你找工作用啊！”

我看着手上那一沓厚度直接可作凶器的资料，目瞪口呆地说：“那……也不用这么多吧……”

安好一手叉腰，一手在我的面前“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你懂什么！这找工作就好比找男人，你不能死守着一个，吊死在一棵树上，要广泛撒网，全面培养！多手都要抓，多手都要硬！”

我傻傻地张大嘴：“啊？”

她翘起兰花指，在我的脑门上戳：“笨啊！比方说，万一甲看中了你，你看不中甲，或者你看中了乙，乙不搭理你，怎么办？所以，你要多找些替补啊，那样才总会遇见那么一个王八对了绿豆的眼的工作吧？尤其是你这种三流大学四流学院五流专业的六流学生，更要满怀‘博爱’之情去找工作！”





“哦——可是，安公主，咱俩是一个学校一个学院一个专业的……”

安公主一撩头发，白了我一眼：“你有跟我一样的脸吗？”

我不再说话了，只好默默地把后半句“你说我是六流学生，岂不是说你自己也不入流”给吞了下去。

嗯，我错了，我忘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用大白话说就是“长得丑，就多读书吧”。

安公主是不需要多读书的，我才需要。

我在经过了安好深刻的思想教育之后，立刻行动起来，挑灯夜战，开始研究这些材料。

第一个：“工资待遇——月薪两万，不加提成”，我的眼睛立刻变成了黑夜中的鬼火，闪着绿油油的光，往下一瞄——公关专员。

第二个：“每天工作四小时，有双休日、节假日”，我仿佛看见了我最爱的“周记小笼包”，再往下一瞄——演艺人员。

第三个：“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当地户口，若为女性则必须已经结婚生子”。嗯，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我都不符合！

我在经过仔细研究一番后，发现安好给我的这摞招聘资料真乃包罗万象。若是我每份工作都投一份简历，声称自己能胜任，那么我现在根本就无须坐在这里为一个工作而抓掉头发了，而是应该立刻被送往国家珍稀生物保护研究所了。

在我一张张地看过，又一张张地扔进废纸篓之后，面前剩下的资料已寥寥无几了。

安好推门进来，问我情况如何，我无力地摇头：“我觉得他们不是想招人，而是想招一批智能化变形金刚吧！”

安好翻一个白眼：“废话，若是老板们不找万能型人才，难道要去开慈善堂，专门收容各种庸才吗？再说了，就算是收庸才，那至少也得有点回收价值吧！”

身为一个连回收价值都不敢保证的“垃圾”，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哎！你怎么全给扔了？不管合不合适，你倒是先把简历投过去一份再说呀！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广泛撒网！重点培养！你懂不懂啊？”

安好一边给我做思想教育，一边翘着兰花指从废纸篓中捡起了最上面的那张纸：“看看！这家森林广告公司不是还可以嘛，你怎么都给扔了？”

我长叹一口气：“安公主啊，你看看人家的第一个条件——211 或 985 学校研究生毕业！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二本的小本科生，人家哪里看得上我啊？”

“怕什么？”安公主把那张招聘信息往我的面前一拍，“管它怎么说呢！反正你先把简历投过去！万一有谁瞎了眼把你招进去了呢？！”

瞎了眼……安公主的修辞手法总是这样“一剑穿心”！

在我把原先那堆被扔掉的招聘信息又都捡回来的时候，安好迅速地将我的简历扫了一遍，突然捂嘴惊呼：“你这也叫简历？！”

“不行吗……”

安好白了我一眼：“就连路边扫大街的人的经历都比你丰富好吗！”

而后，她一把推开我，在电脑前坐下，刚做过美甲的十指在键盘上翻飞，亮晶晶的水钻差点晃瞎我的狗眼。

半个小时后，我接过安好给我升级后的简历，皱着眉想了半天，最后还是犹豫地问：“这是谁的简历？”

安好瞪了我一眼：“你的！”

我顿时感觉自己好像被雷劈了。

如果说之前我的简历是用狗尾巴草编的圈，那现在我的简历就是十克拉的粉钻，彻底晃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

于是第二天，我就用这“十克拉的粉钻”去敲响了十几家公司的大门，然后又陆陆续续地被残忍地拒之门外……

对于加工后的简历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一事，安公主是这么评价的：“这些没眼光的公司，你不去也罢，估计都离倒闭不远了。”同时，她还善良





她努力宽慰着我，“别灰心，继续投。撒网嘛，就得有耐心。只要有铁杵心，不怕工作不上门！”

嗯，我在心里默默地给她这话点了一个赞。

我一边投简历、等消息，一边继续做着安公主的保镖兼保姆。

周五这天，因为安好说晚上想吃火锅，我便去超市买材料。我拎着大包小包，刚走出超市没多远时，就听到一声尖叫：“啊啊啊……抓住他！抓住他！有人抢包了！”

我一回头，只见距离我十来米远的地方，一个中年妇女正指着我的方向尖叫。同时，一个矫健的身影以逃跑的姿势掠过我的身边。

于是，我本能地伸出一只脚——他一个大马趴就扑到了地上。

我将手中的东西往旁边一放，一步上前，反手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哼，敢抢包？嘿嘿，碰到我这么热血的大好青年，算你栽了。今天，本姑娘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见那个被抢包的大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赶紧调整好脸上的表情，准备好台词——“大婶，您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请叫我雷锋。”

可是我一个“大”字刚说出口，那大婶就气呼呼地一边跳脚，一边指着我喊：“你做什么呀？人家帮我抓抢包的，你干吗把人家摁地上呀？这下好了，抢我包的人跑掉了！我跟你有什么仇呀？”

我脸上的笑容一瞬间就僵住了——我抓错人了？

我低头看去，只见正在地上拼命挣扎的人衣着光鲜，穿着一身运动衣，打扮得很有范儿，与抢劫犯的形象实在相差太远。

我讪讪地笑着，赶紧松开手去扶他。他气呼呼地一把推开我，自己艰难地爬起来。

我狗腿似的上前帮他拍打身上的灰尘，赔着笑说：“哈哈，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的眼神儿不好，认错人了。你没事吧？”

他转头瞪着我，就在这目光相对的一瞬间，我和他两人同时一愣，